

西 区 游 击 战

(特 刊)

中共南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前 言

一九三三年春，中共南充中心县委根据省委在南充西区建立农民武装，迎接红军到南充的指示，在西区成立了游击队。但鉴于“升钟暴动”失败的教训，南充中心县委决定在西区不搞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而搞分散隐蔽的游击战。平时游击队员们各干各的行业，在有任务时，立刻集中，烧敌人哨棚、夺敌人枪枝、严惩地方土豪劣绅、杀敌特等。从而使西区及蓬溪县、西充县与西区交界地成为我党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号《重庆新蜀报》第六版载：西南蓬共党“日积月累，如火燎原，昼伏夜出，声势浩大……。若再不发觉，西月后，恐通南巴之惨剧复演于今矣。”敌人虽多次清乡，却寻不着我游击队踪迹。最后反动军阀杨森、李家钰不得不动用大部队和民团对西区进行大清剿。在青年徒的告密和叛徒的出卖下，我根据地变为敌人的屠场；南充西桥河、土门寺操场等也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但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和高尚情操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西 区 游 击 战

(第二次修改稿)

目 录

游击战前的西区·····	(1)
西区游击队成立·····	(3)
游击队枪毙何富章·····	(4)
敌人第一次清乡·····	(6)
游击队火烧敌哨棚·····	(8)
敌人第二次清乡·····	(10)
敌人成立川东北民团联合委员会·····	(11)
游击队提大悲寺公安分队的枪·····	(12)
游击队捉何坤举·····	(15)
敌人第三次清乡·····	(17)
游击队夜救任秀全·····	(18)
游击队处死袁国仕·····	(21)
游击队活捉“补锅匠”·····	(22)
敌人大清剿·····	(23)
西区游击战的经验教训及历史意义·····	(32)
后记·····	(34)

游击战前的西区

一出南充县城(现南充市)西门，就是高大的西山。西山以西，更是山高沟深，峰峦绵延起伏，一直伸延百多里才进入蓬溪县、西充县境内。过去这一带就称之为南充县西区。西区与蓬溪、西充县交界的龙泉、金宝、三会、中和、里坝等乡，更是地势险恶，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山多地少田更少。粮食以红苕、包谷为主。这一带是南充县最偏僻、最贫穷的地方。因此被清朝县府称为不毛之地。土豪劣绅在这一带横行霸道，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再加之军阀打来打去，几年一换，农民的生活就更苦了。少数自耕农，能有点红苕或包谷面面合菜叶叶熬起吃就算了不起了。因此这一带的农民特别盼望能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状况。在马列主义未传到这里时，他们唯一希望是尽量地节衣缩食，供其子弟读书，将来也许会有“出头”之日。为了这其目的，有的甚至是一族人来供一个他们认为聪明有出息的子弟读书。如杜培心就是由全族人供给经费才读完南充中学的。因此教师在他们眼中的地位就自然高了。西七宝寺高级小学，又是西区的最高学府。它恰恰位于西区偏僻地带的腹心，离蓬溪县、西充县边境只有一、二十里。

一九二八年初，民主人士、西区督学兼七宝寺小学校长何谣阶聘请苏俊到七宝寺小学任教导主任。苏俊出生于金宝乡一个农民家里。在“顺庆起义”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他到校后，大抓组织整顿和教学，向学生和教师灌输革命思想。不到一年，七宝寺小学被苏俊办得生气勃勃。不但周围各乡学生，就是蓬溪凤鸣庵、吕家庵及西充

车龙、占山等乡的学生都以能在七宝寺小学读书为荣。一九二九年，七宝寺小学一下就增加了几百名学生。这时党组织将何瑶阶的二儿何注江发展为党员同杜培心、何伯庄、王俊超等到七宝寺小学任教，协助苏俊工作，并建立了七宝寺党支部。他们先后在教师中发展了吕由义、任一黎、任伯阶等入党。在学生中发展了杜光孝、沈高斗、王大树、丁甫科、何正汉、何九龄、杨世英等入党。王大树又在龙泉乡发展王战元、王美元、王润元、王泽林入党，成立了王家嘴支部。

何注江又在他的家乡龙泉安乐园发展了在那教书的余泽南（即于江震）入党，以后余泽南又和从南充中学回家的学生何宣昭发展了何正典、何正昭等农民入党，成立了安乐园支部。

苏俊不仅和杜培心等在附近各乡组织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外围组织和发展农民党员，还到蓬溪发展党团员。

由于西区督学何瑶阶的二儿何注江、何正汉先后被发展入党，何瑶阶又深受苏俊、杜培心的影响，西区教育大权实际上已由党掌握。教员除教育局要安排一部份外，大多数都是党组织通过何瑶阶把党员教师安到西区各乡小学，从而把青年党徒逐步排挤出学校，加之统治南充的军阀罗泽洲忙于军阀混战。于是党的火星在西区的干柴堆上燃烧起来。

一九三二年夏，西区的七宝寺小学、金宝乡、金宝石马垭、龙泉乡、龙泉安乐园、中和乡、中和石海院、三元乡、三会乡、里坝乡、集凤乡、蟠龙乡、五龙乡、双桂乡都有党支部及党的外围组织，并发展到蓬溪和西充县境内。整个西区已有党团员二百多名，赤色群众几千。于是西区区委成立。余泽南任区委书记，王大树任

秘书。西区区委的成立，使我党的活动由贴标语、撒传单向直接和敌人进行斗争的方向发展。

西 区 游 击 队 成 立

西区区委成立后，省委巡视员覃文来南充中心县委检查工作，并传达省委关于大力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的指示。由于覃文曾任过南充中心县委书记，他对西区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亲自到金宝乡师家河山洞（现属晏家公社）里，召开了西区党员骨干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后因覃文和中心县委军委书记罗南辉、组织部长何芾、搞覃运工作的罗守朴到南部县担任升钟暴动的组织领导、联络、后勤等工作。西区也派出杜光孝等党员到升钟参加暴动。以后西区区委书记余泽南又到升钟清理党组织，所以西区暂来建立农民武装。在这段时间，西区党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金宝石马坪、龙泉安乐院、中和石海院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被发展为党员。党员们经常在夜间外出贴标语、撒传单，利用一切机会向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同时，西区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教师联合会，参加全县反对反动当局全图以考核教师为名，清洗进步教师的阴谋，并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取得胜利。西区的学生在党领导下，进城打了杨森新委任的反动教育局局长吴光普，迫使杨森暂时撤销对吴光普的委任。党派赵全英领导妇女儿童在全宝场打了收粮的周子华，取得抗粮斗争的胜利。

这一一个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西区农民的革命斗争热情。加之一九三三年初，红军解放通、南、巴；升钟暴动失败的部

分队伍在张逸民带领下参加红军，西区农民的革命斗争热情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对南充中心县委指示：在西区建立农民武装，迎接红军到南充。

鉴于升钟暴动失败的教训，南充中心县委决定利用西区有利的地形和党在那里打下的基础，在西区建立分散、隐蔽的游击队。这样既可打击西区反动的土豪劣绅，提高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巩固发展西区革命根据地，迎接红军到南充；又可在敌人大兵压境时分散隐蔽，保存革命力量；并决定由西区党的基础最好的金宝乡石马垭、龙泉乡安乐院、中和乡石海院三个支部抽人组成游击队骨干，其余支部到有具体任务时，再抽一部分骨干参加。这样可使游击队的活动更加保密。并决定游击队长由何宣昭担任。他们研究后，中心县委书记罗汉文将中心县委工作交罗天照、闵一涵、闵能厚负责。他和中心县团委书记张子文及南部来的张宏道到西区龙泉安乐院与何宣昭又具体商量。为了保密，他们决定由何宣昭单独通知各支部，并给中和乡支部的负责人张思俊说：“中心县委叫你负责中和乡的群众工作，不必直接参加游击队”。

为了加强游击队的力量，罗汉文调在二十九军驻西充陈宗进旅搞兵运工作的杨德元到西区帮助指挥游击队。这样西区游击战的序幕拉开了。

游 击 队 枪 毙 何 富 章

杨德元到西区不久，金宝场的袍哥何富章赌钱输了，他探得弟弟何树清要给地下党组织送东西。于是他就要何树清拿二十元银元

给他，否则将去报告，何树清答应给他钱后，把东西送到七宝寺向何朴村汇报了这一情况。何朴村当时任七宝寺支部负责人，他听后感到很为难，当时党根本没有什么活动经费，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地为革命而工作，哪还有这么多钱给何富章呢？不给，何树清又是党内交通员，这将给同志的生命及组织的安全带来可怕的后果。何朴村想了一下，叫何树清到金宝场面馆里找何兴璧的父亲，叫他拿点钱给何富章。何兴璧的父亲手头也无多的钱，他知道情况紧急，忙把自己喂的大肥猪牵出来卖了八元钱交何树清先去搪塞到，其余的再想法最近给他凑齐。何富章意外地找到了这个生财之道。眼看轻而易举地就得到这么多闪闪发光的银元，当然高兴，答应其他的晚几天也可以。何朴村早算定这家伙决不会只断这一次，他这次尝到甜头了，以后还会来要，便用白矾水写了一个条条叫学生何云汛交给金宝场上支部负责人何洁轩，何洁轩将条子在水里一浸后，立刻通知石马垭支部负责人赵吉州。赵吉州立即派住在赵全英家的杨德元持枪，由赵现州带路到金宝猪市坡（现金宝公社处）等何富章路过时，将其击毙，那晚他们没有等到。第二天晚上，何撰修把杨德元带到金宝猪市坡上后，把何富章喊出来，说是给他钱，何富章到了猪市坡上，杨德元乘其不备，用手枪将他击毙。

第二天党内传达，何富章是组织上令游击队将他处死的，这是第一次打出西区游击队的旗号。

不久，党组织叫何兴碧组织袍哥“大同社”，何兴碧利用大同社把金宝作恶多端的伪乡长任力阶打了。

这两件事却成为敌人第一次对西区进行清乡的导火线。

敌人第一次对西区清乡

为了建立西区根据地，党组织要何注江竞选龙泉乡乡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何注江竞选成功。被何注江逐个排除学校的青年党徒，更加慌了，他们凑在一起想方设法给何注江罗织“罪状”。但绞脑汁他们找不出一条象样的来。正在这时，何富章在金宝猪市坡上被打死，金宝乡乡长任力阶被打。于是何朗清、张恒久等青年党徒就以此为根据，告何注江是西区共党的头头，不但到处贴标语蛊惑乡民，还打死何富章，打伤金宝乡乡长任力阶，企图赤化西区。

杨森对西区学生打了他委任的教育局局长吴光普一事，早已怀恨在心。在加之红军在通、南、巴等县成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因此杨森一接到状子，就派第六混成旅的张玉辉营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一早，到西区清乡，捉拿何注江。

匪军们到中和场石匠岩时，见两个身穿学生服的青年迎面走来。后一个小点的青年还背了一床被盖卷。当两个青年从匪军身边走过，匪军们发现石岩上有用枯炭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资本家！欢迎红军到蓬安”等标语。张玉辉立即命匪军将两个青年抓转来。原来走在前面的叫王大树。他是西区委秘书，因身分暴露，中心县团委书记张子文指示他将西区工作交熊兴凯，他到中心县委工作，并带两名小青年到南充城以卖瓜子、纸烟为掩护侦察敌情担任通讯员。王大树到七宝寺学校选了共青团员王大周、王大贵到城里任通讯员。因王大贵父亲生病，天还未亮时，王大周

背了一床被盖和王大树由七宝寺学校往城里走。匪军们在他两身上没搜出什么，便将他们押到金宝场休息时进行审问。他们不承认写了标语和参加了共产党。在这时，何注江得到消息，立刻离开龙泉到成都。匪军们到龙泉未抓住何注江。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张玉辉在龙泉何甘普茶楼内命令匪军将王大树吊起边打边审问：第二天下午，又继续吊打审问；第三天下午，王大树受刑不过承认是共产党员。张玉辉令匪军将他放下进一步突破，问：是由谁介绍你入党？有哪些是同党？王大树想杜培心老师虽然调到省委去了，但还在；王俊超老师已害病死了。于是他就说王俊超老师介绍参加的。接着他说青年党徒任清溪、何子树、贾照宇是同党。因这三人直接或间接当过他的老师。

第二天一早，张玉辉令匪军将任清溪、何子树、贾照宇先后逮捕审问。后龙泉青年党徒出面担保，并送给张玉辉一笔款子，这三个家伙才被放了。另一方面张玉辉亲自押着王大树、王大周包围七宝寺学校。七宝寺支部负责人任逐非（这时何朴村已调到岳池）早已布置学生将凡能引起敌人怀疑的书、本子、歌单等收了。张玉辉将全校师生集合在学校礼堂内，威胁着要共产党员自己走出来承认。张玉辉见无人吭声，便提王大树出来指哪些是共产党员？当时任逐非、谢田文等党员教师及赵全英、何邦喜、贾玉成、贾正等党员学生都在。他们见王大树象受了重刑一样脸色十分难看，手被捆绑着，大家紧张极了。这时只听王大树说：“我原是这里的学生。毕业后我在外教书。我是出校后，在教书时加入的共产党。学校里面哪些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是共产党员就自己走出来承认。”他又说：“王大周本是在校同学，但与我一个房子居住，他与共

产党联系，是通过我联系的。”张玉辉见迫不出结果就叫王大树对学生进行宣传。王大树说：“先生们、同学们，请你们不要去听共产党的花言巧语，误入迷途。我就是误听人家说得天花乱坠，上了圈套，走上了迷途黑暗的道路。我现在觉悟了，我一定改过。尤其是我们青年，知识浅薄，最容易上共产党的当。大家一定要注意。我现在真正后悔不及了。”从此王大树逐渐成为变节份子。

最后，张玉辉只好带领匪军押着王大树、王大周在西区各乡游一转，以显示他们此次清乡的功迹后回城了。

游击队火烧敌哨棚

张玉辉将王大树、王大周押走时，命金宝、龙泉、中和各乡在大路旁或垭口上搭哨棚，每个哨棚叫团首派3—4人、或6—7人看守。盘问夜间来往行人。如发现可疑及身上有标语传单。立即押到乡公所。这样就给我党的夜间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旬到下旬的一天，罗汉文、张子文、何宣昭等开会决定将烧毁敌哨棚的任务分别交给游击队。要求一晚上将敌人的哨棚全部烧毁。

金宝乡石马垭支部负责人赵吉州（外号赵矮子）带领几十个游击队员，拿起火枪、刀、棍将敌哨棚围了，叫守哨棚的站出来。赵吉州说：“今后不准再来了，再来就要你们的命。”守哨棚的都是穷苦农民。他们巴不得晚上不来守夜，忙卷起铺盖走了。赵吉州留一个游击队员看守哨棚。又去解决另外的哨棚。最后统一将哨棚烧了。

当晚，安乐园支部的何正汉与何正典各带一队游击队员分头去烧敌哨棚。何正典将借来的黄衣服和童子军帽子戴起，带领十几名游击队员摸到西南山脚下的寨子沟哨棚边，见外面无人。何正典大声叫道：“守哨的哪里去了？”哨棚内立刻出来几个人。他们手持团刀没吭声。何正典说：“你们在屋里守什么？我们是龙泉乡公所的，奉命今夜前来查哨。”何正典叫他们站好后又说：“你们刀磨亮没有？交出来检查。”游击队员们收下他们的团刀后。何正典说：“我们是西区游击队。是官僚劣绅的对头。你们出生贫苦，给那些有钱人当狗守夜太不合算。今后不要再来了。”他们连说：“今后我们一定不干了。”何正典放他们走后，往下走又到了一个哨棚。何正典轻轻爬近一看，见两个守哨的坐在床边。他们便大摇大摆地进去叫守哨的交出团刀，然后把他俩放了。这时，负责贴标语的急匆匆地跑来说。前西不远的黄楠树沟拱桥上有十多个人在守夜，其中还有排首。

游击队悄悄摸近拱桥，见那些家伙坐在桥上打瞌睡。何正典大喝一声：“快起来！你们这个样子象啥子守哨的？就是共产党往你们屁股后经过，你们也不晓得。”他们赶忙站起来。何正典说：“我们是乡公所查哨的。有排首没有？”排首立即上前鞠躬答道：“我就是。”何正典骂道：“什么东西排首，这样睡倒万一遇到共产党游击队，你守得住吗？”排首结结巴巴答道：“今……今后一定当心。”何正典命令道：“把刀磨亮没有？快交出来检查。”排首立即将十七把团刀收齐，交游击队检查。等游击队接过团刀后，何正典说：“我们是西区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专门打富救贫的。龙泉住一营人我们都不怕，你们算什么？今后再为任锡玉效劳，我

们就不客气了。”他们一听忙跪在地下求饶，表示以后再不守夜了。这样他们连夜拨掉十多处哨棚，缴获团刀一百多把。他们把哨棚全部烧后，何正典叫何正树、何明才等七人把所缴的团刀带到新堰坎河边全部投入河里。那阵西充的人爱在河里洗澡。何正典给何正树说：“你就说河里有蛇。以后就没人敢去了。”一九三四年，何正树悄悄捞起来打成锄头卖。

敌人第二次清乡

西区游击队火烧哨棚后，敌人不知道是谁干的。为了不至于使他们显得太无能，又为了可借此夺得西区教育大权，龙泉团总任锡玉勾结县政府收发张恒久向县长易维精报告，说是何瑶阶领导共产党游击队烧的哨棚。易维精是川北青年党的头目。他早就想把何瑶阶整下台。让青年党徒取而代之；从而发展青年党的势力。他得到报告后，立即向杨森报告。

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杨森派张玉辉带领一营人再次到西区清乡，捉拿游击队和何瑶阶。张玉辉在金宝、龙泉、中和等地查不出谁是游击队，只好将何瑶阶捉去交差。那时何瑶阶已59岁了，而且多病。敌人要他供出教师中哪些是共产党员。他说不知道。敌人看他那样子，也不象晓上领导游击队四处跑烧哨棚的人。只好把他暂时关起。直到游击队在大悲寺夺枪后，任锡玉、张恒久又告何瑶阶领导共产党游击队夺的枪。杨汉域就认为他们是诬告。再加之党通过张澜和林干丞的关系进行活动。杨汉域就叫取铺保释放何瑶阶。党就叫在南充城打衣服的何云香雕了一个裁缝铺的章把何瑶阶保

出。何云香也忙收拾东西跑了。

何瑶阶被保出后，躲在西充一个庙子养病。周围的人说：“这庙子来了共产党，将来捉共产党，我们要遭殃。”他怕连累群众，到成都找何注江。不久，因病日益加重，回到安乐园死去。

解放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在龙泉烈士碑上也刻有他的名字。

敌人成立川东北民团联合委员会

在张玉辉到西区清乡的同时，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敌人筹备已久的川东北各县联团在南充保卫团开会。到会的有渠县代表赵熙伯、营山代表邓炳森、西充代表杨彦芳。南充代表黄席儒、仪陇代表戴茂少、南部代表林某、蓬安代表陈介眉、岳池代表刘应昌，及南充各机关法团代表三十余人。他们筹商、议决：该会为了促进川东北团务的发展，只要附近邻县来加入，均得随时允许；定会名为川东北民团联合委员会，这个会的宗旨是联合起来消灭共产党；选定适中区域的南充县为设置总会地点。其他各县概于保卫团内设置分会；推定南充保卫团副处长黄席儒为常务委员，其他各县团务当局为当然委员；另外任用文牍司、事务员司书等各一人。所需经费由会员各县平均按每月摊派。如遇会员各县中任何一县发生共产党暴动，邻县团队必须立即驰赴援救。所有枪械弹药消耗费则由出事县担任。至于剿共抚恤金，则定为官长每人一百元，士兵每人五十元，并拟定简章十五条，呈报上面核准施行。定于四月一日正式成立总会。

敌人已经准备对我党游击队及进步人士进行屠杀了。

游击队提大悲寺公安分队的枪

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旬初，为了对付敌人的清乡，武装西区游击队，迎接红军。南充中心县委书记罗汉文等，在金保乡石马垭开会，决定提大悲寺公安分队的枪。

大悲寺是一座住有和尚的大古庙。他座落在南充县与西充县交界的垭口上。庙前是一条贯穿两县的大道。它下面的南充县龙泉乡安乐园地下党支部常在夜间从这条大道上到西充县境内张贴标语等。西充县政府怕地下党从南充往西充县境内发展。一九三三年初，调驻莲池乡的公安分队驻守大悲寺，昼夜监视来往行人。

罗汉文派杨德元到蓬溪调原省委特工队的蒋述法等来西区协助游击队。四月二十五日，蒋述法、杨德元由负责与省委联系的交通员何正朝带到西区游击队负责人何宣昭家。他们商议决定于五月四日提大悲寺公安分队的枪支。后因蒋、杨不习惯西路的生活，四月廿九日他们又一次商议决定提前行动：由安乐园支部的组织委员何正典（又名何德明）负责侦察敌情；安乐园支部的宣传委员何正昭负责联系，当晚，何正典立即布置侦察。

四月三十日晨，何正典装做检柴的样子到大悲寺庙前的坝子里，见开觉大和尚正在庙前扫地。何正典趁机和他摆谈起来。从他口中了解到这个公安分队共有32人，长枪30支，短枪两支还安有电话机。队长廖应奎晚上回附近的小毛沟家住；并了解一些公安分队近来的活动情况。不久，一个中年妇女提着香蜡到了庙前。她叫杨群芳，是安乐园支部派来掩护何正典进庙侦察的。杨群芳给开觉

和尚说她儿生病是来摇签问病的。何正典趁机和他们进了庙。只见左边前厢房是公安分队杨中士的住房，接着是猪圈、天王殿；右边前面是厨房，接着是开觉和尚的厢房、公安分队的住房、厨房和公安分队的住房各有一道门通外面；最后是大佛殿。他们刚一出来，支部派的赵二嫂、任二娘又来抽签问病了。何正典又随他们进庙去详细看公安分队的住房。出来时，何正典碰见公安分队的士兵张召安。他说：“正典哥，今晚上我们到莲池看观音戏，你去不去？”何正典一听暗喜，便说：“我不去。”一会负责联络的何正昭在下面向何正典招手。何正典刚一下去，何正昭就问：“侦察清楚没有？”何正典详细地给他谈了庙内的情况后说：“今晚他们要到莲池去看戏，你赶快给宣昭说今晚动手。”

天要黑时，何正昭赶回安乐院通知何正典说：“今天早点吃晚饭，吃完后，你、我、何家贵我们三人到拱桥集合，宣昭带领中和乡石海院，何德义带领金宝石马垭的人来。我马上去通知家贵。”

天黑时，金宝乡石马垭支部的负责人赵吉州通知支部的党员赵金英等及赤色群众到院子对面的长山山开会。何德义等动员大家积极参加革命，并挑选出一批青壮年带走（当时未说明是提大悲寺公安分队的枪），留下一些人在金宝通往龙泉的大路上执勤，一有情况就往龙泉方向传下去。

何正典、何正昭、何家贵吃完晚饭后拿起砍柴刀到拱桥见没人，就继续往下走。不久，他们碰见何宣昭带领何德义、蒋述法、杨德元、丁富科、张应举等29人来了。他们会齐后，何宣昭将31人分为两组：何宣昭带领蒋述法、何正典等14人从前门进庙提取枪支弹药；另一组由何正昭带领杨德元、何德义、丁富科、何家贵、

张应举等17人将庙子包围，特别是守住公安分队和厨房的两个后门。并约定今晚的口号是“前进”；当进前门的一组枪响表示进庙时，另一组也立即打一枪表示已把庙包围，使敌人不敢动。

为了使这次行动保密，他们不走拱桥到安乐园、大悲寺这条大道，而从拱桥经西南山脚下的李家沟穿过小河走小路，经西充县占山乡所管的王家沟、新观音上山到大悲寺后面的壁山庙。再向前到了大悲寺后的土地庙就分组行动。何正昭那一组从右而将大悲寺的后门堵住。何宣昭带领14人从土地庙左侧的山腰坟地，然后往上爬到了大悲寺庙前的黄桷树下，只听庙内人声嘈杂，杨中士正在喊“拿来”。何正典说：“可能他们看完戏才回来，杨中士在喊拿饭来。我们干不干？”何宣昭说：“要干。”说完他就向大悲寺门前走去。哨兵文锡和一见把枪一端问道：“干什么的？”“送公文的。”何宣昭边说边往前走。杨中士在里而一听，知道情况不妙。忙吹熄灯就跑。蒋述法一跳出来就给文锡和西枪。另一哨兵立刻转身往里跑。何宣昭夺下文锡和的枪，随何正典带领大家直扑公安分队的住房。与此同时，杨德元在庙右侧也打了一枪。何正昭他们将棍棍当做枪从窗外将公安兵逼到说：“不准动！”正在这时，守大门跑脱的哨兵把厨房门猛一拉开就往外冲，何正昭立刻转身就是一马刀，但哨兵已经跑远了。就在这时，何宣昭他们冲进了公安分队的住房大声喝道：“不准动！反抗者枪毙！”公安兵们睡的睡倒，坐的坐着，谁也不敢动。一个士兵说：“枪在壁头上，子弹在背篋头，只要饶我们的性命，要什么尽管拿。”何宣昭说：“我们是西区游击队，是打富济贫的组织，谁动，就向哨兵一样。”他们把枪收齐后，发现杨中士没捉到。大家到处搜了一个小时也没有搜到。